

# 严嵩帮嘉靖平息了京城骚乱

历史传记



苦乡 著  
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,有人把他排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,称他是明代第二位有作为的皇帝,有人却说他是昏君、暴君。严嵩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,后世文人把他描写得一无是处,但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质疑,说他不是奸臣。这是对是非君臣到底是怎么回事?严嵩何以成了臭名昭著的奸臣?按徐阶给严嵩罗织的罪行,杀十次头都不为过,为何他仅仅只是被削职回家?严嵩死后半年嘉靖皇帝才知道,随后他就误食丹药而亡,这么巧?

## 上期回顾

为了重正皇考,恢复自己的身世,嘉靖在金銮殿上连杀了两个大臣,处置了很多官员。

嘉靖皇帝在蒋太后的感召下,到金銮殿上向大臣们忏悔:“各位爱卿,朕深悔昨日一时气愤,将岳爱卿和陆爱卿当场打死,为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,朕决定以礼厚葬,赏其遗属白银五万两,愿诸位爱卿能体谅朕的苦衷。”说着,嘉靖皇帝动了感情:“皇考一事,非朕固执。哪位爱卿没有自己的父母,为什么就偏偏不准朕认自己的父母呢?各位爱卿,朕求求你们,把朕的父母还给朕,好吗?”

有的大臣怕了,有的被嘉靖皇帝诚挚的母子之情感动。总之,反对重新皇考的人差不多都开始保持沉默。张太后知道后,将他们召到太后宫,大喊大叫:“这么说你们是准备妥协了?你们当初对哀家的承诺到哪里去了?杨廷和,你是群臣之首,你为什么不说话?”杨廷和被张太后所逼,走投无路,心想:嘉靖皇帝自登基以来,大小事情都靠自己为他操劳,没有自己,他就像一个聋子瞎子,什么事也办不成。自己不妨以辞职相威胁,或许能够吓住他。第二天,当嘉靖皇帝又提重新皇考的事情时,杨廷和说:“皇考一事,微臣自感责任重大,然皇上决心已下,微臣自感无力回天。实在无颜再站在朝堂上。愿告老还乡,苟延残喘。”

嘉靖皇帝见杨廷和居然以辞职要挟自己,心里的那个气就别提有多大了,他在心里说:朕自登基以来,勤于国事,尊重大臣,对你更是优礼有加,没想到一点也感化不了你。你既然一点也不体谅朕,那朕就只好对不起你了。想到这里,嘉靖皇帝一脸冰霜:“杨爱卿是朝老臣,朕甚敬之。你既然执意要离开朕,朕也不好强留。好吧,朕就准爱卿所请,赏银三万两,回家养老去吧。”

杨廷和愣住了,他怎么也没想到嘉靖皇帝会这样翻脸无情!

却说杨廷和慢慢走出了金銮殿。过了一会儿,嘉靖皇帝说:“各位爱卿,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你们去处理,然而你们却吃饱了撑得慌来管朕的家事。朕不想伤害你们,也不想被你们伤害。现在朕给你们一个机会,愿意为国操劳造福于民的,就不要再听他人唆使,干扰朕的私事,若不愿为国操劳,可以到吏部登记除名,大家各奔前程,朕以后不愿再看到他。”

有十几位大臣出于各种原因,当时就辞官走了。杨廷和等人辞官后,朝中空出了一大批官位。张璠、桂萼因上表有功,一年数调,官位火箭般上升。嘉靖皇帝听说严嵩居然不同意跟张璠、桂萼联名上表,心里甚是不悦,因而大量官员升官,严嵩却像被遗忘了一样,仍然在应天府担任他的原职。

重新皇考后,蒋太后找回了自己的独生子,心情渐渐有所好转。为了进一步讨母亲的欢心,嘉靖皇帝决定把生父的陵墓迁到皇陵园里(即北京十三陵),与其他皇帝一起,共享皇室宗庙的祭祀。张太后听说后,其震惊程度无以复加。不仅张太后不同意,大臣也觉得嘉靖做得有点过了,也都不同意。接着嘉靖皇帝又杀了几个反对的大臣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工部尚书赵璜迫于嘉靖皇帝的压力,只好在皇陵园里选了一块陵址开始施工。张太后见自己阻止不了嘉靖皇帝的行为,便决心以死相拼。然而就在这时,京城发生了一场地震,同时瘟疫流行,人民死伤无数。于是张太后不惜重金收买江湖人物,暗中组织两路人马,一路散布谣言,攻击嘉靖皇帝,一路负责暗杀听命于嘉靖皇帝的官员。

京城里一时谣言四起,秩序大乱,人们对嘉靖皇帝怨声载道。张太后的爪牙混在百姓中间,大肆造谣。

在恭穆献皇帝的陵墓工地,张太后也派了自己的爪牙在那里煽动闹事。最终陵墓工地上发生暴乱,大街小巷谣言四起。嘉靖皇帝绝望了,他和蒋太后抱头痛哭。痛哭一阵后,蒋太后忽然想起了什么,她对嘉靖皇帝说:“皇儿,也许还有一个人能够救我们母子。”嘉靖皇帝泪光闪闪:“谁?”蒋太后:“严嵩严惟中。”

嘉靖皇帝气愤地说:“那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,母亲快别提他了。”蒋太后说:“严先生是个饱学之士,也许他早就料知了我们母子会有今日之难。有些事置身事外方能帮人排忧解难,也许这正是他的远虑之处,皇儿切不可对一些事耿耿于怀,否则就会因小失大。”嘉靖皇帝无奈之下擦了一把泪,只好说:“好吧,儿臣这就派陆炳秘密把他接到京城来。”

严嵩见了蒋太后,心里一阵难受。这曾经是一个容貌美丽、气质高雅的女人,短短几年时间,竟变成了一个憔悴、目光痴呆的半傻子。蒋太后等严嵩行了礼,就迫不及待地问:“严卿家,想必陆炳一路上把朝中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你了吧!你一向足智多谋,不知现在可有良策化解这场危机?”

严嵩不慌不忙地说:“太后勿忧,这都是朝中群臣无知,以讹传讹才造成的恶果。”嘉靖皇帝说:“其实朕心里也明白,他们都是由受孝皇后的暗中指使,身不由己。只是别的事情朕都可以迁就,唯有这迁陵的事情朕是忍无可忍,非要办到不可。”

严嵩说:“皇上差矣。微臣说朝中群臣以讹传讹,是指这次天灾人祸的原因不是地下诸帝震怒的结果,而是恭穆献皇帝在地下怒发冲冠所致啊!”嘉靖皇帝听了,大为惊讶:“啊,严爱卿,我父皇为何在地下怒发冲冠啊?”

严嵩说:“太祖开疆立业,建都于应天府。成祖叔夺侄位,天怨人怒。虽然都是太祖的子孙,但换代移嗣有违太祖的遗训,给后代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。他自己难以面对皇室宗庙,这才迁都顺天府(今北京市),另择帝陵传七代而绝支。皇上既是成祖的子孙,更是太祖的子孙。今天虽然以兄弟及之义继承皇位,挽大明江山于狂澜,名正言顺,但换代移嗣毋庸置疑。那么先帝又安肯到皇陵与地下诸帝同陵,受那不应有的委屈呢!”

嘉靖皇帝以为严嵩是说自己的生父跟成祖一样,无脸面对地下诸帝,陡然翻脸。便轻声斥道:“严嵩,你好大胆胆,竟敢说父皇无脸去见地下诸帝!”严嵩见嘉靖皇帝误会了自己的意思,就放慢说话速度解释:“皇上误会微臣的意思了。微臣是说先帝在世时仁德之名扬于四海,皇上忠孝仁义,那么为使先帝的这一支血脉皇位万代,子孙昌隆,就应该另选陵址,永保帝气才对。皇陵园里,都是成祖的长子长孙们。先太上皇小时候受够了苦,他不愿意到皇陵园里来再受大家的欺负。”

严嵩的这句话,触动了蒋太后最敏感的神经。嘉靖皇帝也听明白了严嵩的意思:“那朕的父皇到底要朕怎么办呢?”蒋太后比嘉靖皇帝更急,连忙问:“王爷是要将陵址选在何处?”严嵩说:“安陆府长寿之乡,人杰地灵。它既是先帝生前的封地,也是皇上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。所以,先帝的意思是他的陵墓就在安陆府不动。”

蒋太后频频点头:“是啊,那里有我们的女儿,有我们百般维护的乡亲们,他们一定会拥戴王爷,支持王爷的。”于是就让严嵩去安陆府给兴王重新选址建陵墓。

一场京城骚乱就此平息了。

# 赵句句去捉奸,却反被人捉

都市情感



辛夷坞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赵句句想要的婚姻,是一座围城,哪怕没有激情,却有她最渴望的安稳。但她没想到,自从遇到池澄,曾一心一意皈依的人间烟火不过是泡影,幻城摇摇欲坠。带着爱与恨归来,池澄绞尽脑汁地算计,让赵句句失去了所有的退路,只是因为,那条唯一的退路,就在他的怀中。他是带给她毁灭的风浪,也是她无法抗拒的青春狂澜。当失去了最后一滴水,沙漠里的浮城,是否也能成为最终的归宿?

## 上期回顾

继父病重,赵句句向丈夫谢凭宁要钱治病,丈夫说钱交给邵佳荃投资了,句句听了不是滋味,丈夫都没有知会她一声就把钱交给了别人,而且还是跟丈夫有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女人。

句句在一阵轻微的手机铃声中悠悠转醒。另一个贡缎的枕面上平整得没有丝毫褶皱,像是提醒着女主人,刚刚过去的是个独眠的夜。句句和谢凭宁虽然没有撕破脸争吵,可自从那天冷言冷语后,一股低气压始终笼罩在两人之间。

句句几句话点到即止,之后继续听之任之,谢凭宁看她的眼神却多了几分审视与怀疑。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习惯了的那个女人,也不知道她到底知道了什么。只是那一晚,他沉默上床,照例熄了灯,去拥抱身边的妻子。她还是静静地躺在那里,然而,却用一只手默默抵在他胸前,力度不大,恰恰将自己的身体与他隔开。谢凭宁虽然一阵不可名状的烦躁。他艰难地说了句:“你干什么?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!”

她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手中的力度却没有半点减弱。一片黑暗中,他仿佛可以觉察到她的一双眼睛,冷冷地、了然地、嘲弄地注视着他。这注视让他在混沌中也无处可躲,“你要闹是吧,好,随你!”谢凭宁在这阵胸闷气短的感觉中迅速起身,然后径直投奔客厅的沙发。句句一阵失望。她失望不是因为独自空床,而是因为他的回避。她宁可谢凭宁理直气壮地和她大闹一场,然后在争吵中给她一个理由,哪怕拙劣的也好。

昨夜分床的两人在清晨光线充足的客厅里遇见,有种难言的尴尬。句句蹲着低头去抚弄那只猫,忽然问了句:“周末还要去上班?”“嗯。”谢凭宁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意外,“月底有上级领导来检查,很多事要提前准备……”他轻轻带上门,“砰”的一声,屋子里只剩下句句和那只临近暮年的猫。家里空荡荡的。这不是她足以终老的城堡,而是一座坟墓。

又是一阵电话铃响,惊醒了睡梦中的老猫。“你有空吧?要不要今天陪

我去看场话剧?”池澄的声音兴致勃勃。“话剧?我不太懂这个。”句句说道。“这有什么懂不懂的,演的都是最世俗的东西。奸夫淫妇,偷鸡摸狗,这你总看得懂吧?”谢凭宁就叫《金风玉露一相逢》。我特意给你安排了好位置,小剧场演出,近距离真人表演,特有震撼的感觉,错过你别后悔!”

句句捏紧了电话,临近中午,太阳越发炽烈,烤得她的心手濡湿,都是汗。“我只在乎主角是谁。”“你看,你这样就很好,我们两人之间就不必装糊涂了。要赶上演出的话就得马上,我在酒店等你。你知道我住的地方,516房,别走错了。”

句句拨通谢凭宁手机,问:“晚上回来吃饭吗?”谢凭宁说:“不了,你自己先吃吧,单位事情太多……”“好。”她挂了,下一通电话则是打往他单位科室的固定电话。好久才有人接起。“喂,请问谢科长在吗?”“今天是周末,谢科长不上班,有什么事情请周一再打来。”

池澄打开门看见句句的时候,眉梢眼角都是笑意,哪像一个打算将未婚妻捉奸在床的男人。今天他们要看的“话剧”其实是谢凭宁和邵佳荃幽会的场景。邵佳荃和池澄住的酒店是谢凭宁安排的,“细心周到”的他给这对恋人准备了两间客房,516属于池澄,一墙之隔的518属于邵佳荃。

句句的目光落在吧台上,那里有开启过的大半瓶黑方,倒出来的部分则被他握在手里。“你现在喝酒?”句句皱了皱眉。池澄给他的杯里又添了冰块,“酒能壮胆。”“酒只会误事!”他没有反驳,只招呼她坐。句句犹豫了一会儿,选择了角落里的躺椅。“你和邵佳荃是怎么认识的?”磨人的等待中,句句问起。池澄转着手里的酒杯,“我是在健身房遇见她的,那时我在那里做兼职。她不认识我,我总在一旁偷偷看她。我喜欢她笑起来的样子,

让人就像酒里的冰块一样,越来越小,一点点地融化掉……”

句句不由得按照他的描述去想像当时的场景,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她本来想问,却在这时留意到,说话间,他杯里的琥珀色液体又见了底。池澄握住句句的手,手指在她手背轻轻摩挲,同样,他这时略带沙哑的声音也像是在她心尖摩挲。“凭什么他们为所欲为,句句,他们做初一,我们就做十五。”句句警醒地想要收手抽身,却发现眼前的情形对自己相当不利。池澄看似微醺,手上却丝毫不含糊,她的手往回撤,他覆在其上的手非但未有松动,反而整个人顺着她向后的力道前倾,瞬间两人的姿势变为上下交叠在单人躺椅上。句句体内的血液全往头脸上涌,每一次挣扎着起身,都好像折腾得贴他越近,他眼里的神采和嘴角的笑意就愈发显得意味深长。

“你起来!我们不会和他们一样!”池澄一愣,继而埋首在她颈窝大笑起来,“其实人和人之间一定不一样,你没试过怎么知道?你试过吗?除了谢凭宁之外的男人?”他转而去轻轻舐咬她的脖子和耳垂。句句抵在他胸前,手逐渐柔软,她吃力地呼吸,可及之处全是他的味道,年轻的味道!句句一阵发昏,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念头。

两人进退扭缠之间,只听见门锁传来轻微的“咔嚓”声。句句身体一僵,瞬间脑子一片空白。邵佳荃哼着不成调的歌开门走了进来,一直走到酒柜附近,才惊觉房间一角的躺椅上沉默的两座雕塑。她张嘴,松手,犹如电影里的慢镜头,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恐怖的寂静维持了将近十秒,房间中央发出一声号哭。池澄赶在对面房间的人被引来之前迅速关上了房门,掩住一室的混乱和春光。走回来的时候,他经过邵佳荃的身

边,清咳一声,悄悄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。“别哭了。”

邵佳荃顷刻爆发,狠命捶打着眼前的人。“你就是这样对我?你就是这样原谅我?跟谢凭宁的老婆搞在一起?”池澄面对曾经的未婚妻,说:“我喜欢她,不管她是谁的老婆。”笃笃的敲门声响起。“谁?”邵佳荃扬声问道。“佳荃,你在里面吗?”这是个在场的人都熟悉的声音,尤其是句句。

邵佳荃露出了一个古怪而复杂的笑容,带着鱼死网破一般的凄绝低声道:“这太好了。正好人齐了,当着大家的面,把话说明白!”邵佳荃一把将谢凭宁拉了进来。当谢凭宁的视线在房间里绕了半圈,最终落在某个焦点时,句句已经放弃了一切挣扎。

“句句?”谢凭宁的声音像是求证,向她,向在场的每一个人,更向他自己,“你在这儿干什么?”句句低下头,坐回了那张躺椅。她在这儿干什么,难道要她说:我是来捉奸的,结果却被人捉了奸。

“你们……你和他?”他说完,好像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他眼里的神情与其说是愤怒,不如说是震惊,极度震惊。忍无可忍的邵佳荃哭着冲到池澄身边挥出一记耳光,被他半途拦截住。“佳荃,好聚好散,没必要动手。”邵佳荃恨声道:“就当我是瞎了眼,我们完了!”她擦了眼泪掉头就走。

谢凭宁静静停留了片刻,冷冷地点点头,往后倒退了一步、两步……最后也撤离了这个房间。句句还是垂着头,苦笑一声。“今天是有场好戏,你没有骗我。你告诉我,你这么处心积虑是为了什么?是谁雇的你?邵佳荃?不,谢凭宁?”

在刚才等待结局的过程中,她明白了这个道理,这个局一开始就是为她而设,无论她往哪个方向,陷阱都在前方等着她。从一开始,这个人就是冲着她来的。